

撰文：Max Berger

编译：Block unicorn

当我调查 SBF 的政治捐赠以写上周的后续文章时，我想我知道我在寻找什么。这是我以前写过的一个主题。但是，当我看了周期末的 FEC（联邦选举委员会）数据后，结果确实令人震惊。

我发现了更多的证据，SBF 与 AIPAC 和支持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合作，团队阻止左派选举的发展。

五个亿万富翁资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在密切协调一项战略，以击败民主党初选中的进步候选人——一种不公正的民主党人。

马克·梅尔曼 (Mark Mellman) 是 AIPAC 的长期盟友，他似乎处于这项努力的中心，可能是这场共同运动的先锋。在本轮投资周期中，他被五家公司中的四家录用，这些公司总共付给他的公司 476,016.67 美元。

你可能已经听说，SBF 在 2022 年向民主党人提供了近 4000 万美元的资金。但是，我发现，SBF 并不是主要资助那些帮助民主党人击败共和党人的团体。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SBF 在 2022 年向民主党人捐助的资金中，超过 75% 的资金几乎用于资助民主党内竞争的初选团队。

SBF 个人向「保护我们的未来」(Protect Our Future) 和 DMI PAC(该公司后来将钱捐给了 Web3 Forward) 捐款 2925 万美元。这两个团体的绝大部分资金都用在了民主党初选上，他们还与 AIPAC 下属的两个名为联合民主项目 (UDP) 和以色列民主多数派 (DMFI) 的超级行动派委员会 (PAC) 以及一个名为主流民主党人的团体密切合作，该团体旨在击败「极左派」。

这五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共同组成了不公正民主党。

不公正的民主党人在这次选举周期的外部支出总额：

总计：44454111 美元

SBF 是不公正民主党的主要资助者之一，但是，SBF 并不是唯一支持这一努力的亿万富翁。支持特朗普的亿万富翁伯纳德 -

马库斯 ( Home Depot 的老板 )、罗伯特 – 卡夫 ( Patriots 的老板 ) 和保罗 – 辛格 ( Elliot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老板 ) 各拿出一百万美元，帮助击败工人阶级候选人。

总体而言，组成不公正民主党的五个团体在本周期的外部支出为 44,454,111 美元。

SBF 与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和亲特朗普的亿万富翁有什么共同之处？简而言之，就是希望阻止左派的崛起，让民主党掌握在维护现状的金融和政治精英手中。

组成不公正民主党的 SBF 和 AIPAC 下属的超级行动派委员会 ( PAC ) 至少在 14 次竞争性初选中直接合作过。

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涉及至少 24 场竞选——如果不是「不公正民主党」(Injustice Democrats) 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进步派显然会赢得其中几场竞选。据我统计，不公正民主党人在他们参与的 24 场初选中赢得了 20 场。

对 SBF 罪行的揭露应该引起人们对他在民主党内最亲密的盟友——包括 AIPAC、DMFI、Mark Mellman ( 以色列民主多数派成员 ) 和 Reid Hoffman ( 领英联合创始人 ) 的质疑。

SBF、亲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和 AIPAC 是否应该否决谁可以成为民主党提名人？如果不是，民主党领导人会怎么做？

自 2018 年以来，正义民主党与工薪家庭党等组织一起，帮助选举了几名国会新成员，如 AOC ( 美国众议院议员 ) 和科里·布什 ( 众议员 )，以推动该党向左发展。这群人以及他们在国会中的盟友对以色列 / 巴勒斯坦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像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所做的那样，这与华盛顿政治精英的普遍共识不同。

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一直希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默许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不管这政策多么可恶，多么违背美国的利益。但是，小团队的崛起和民主党基础对巴勒斯坦态度的代际转变有可能打破这一共识，并给有计划地违反国际法和巴勒斯坦人基本人权的以色列政府带来真正的、有意义的后果。

为了应对这个小组的崛起和民主党内部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长期盟友马克·梅尔曼 (Mark Mellman) 成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民主党多数派的组织。DMFI 基本上代表企业民主党的

AIPAC。从 2020 年开始，梅尔曼从 AIPAC 附属捐赠者那里筹集了大笔资金，用于进步民主党人和企业民主党人之间的竞争初选，以阻止该团队的崛起，最初的努力结果好坏参半。

但是，在 2022 年的国会中期初选中，DMFI 最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他们不是只关注以色列，而是可以作为民主党政治中反四方和反工人阶级政治开支的纽带。

很多亿万富翁和企业 CEO

不喜欢酒保（跑腿的人）、校长和护士成为国会议员的想法。马克 - 梅尔曼意识到，他可以说服他们花费数百万美元来阻止这种情况（并在此过程中支付他数十万美元）。

在本周期最早和最引人注目的初选之一，DMFI 花费了 1,551,002 美元，帮助 Shontel Brown 在俄亥俄州第 11 国会区击败 Nina Turner，她以压倒性的优势败北。保护我们的未来 (Protect Our Future)，即 SBF 的 PAC，也在这场比赛中花费了 1,010,178 美元，梅尔曼已经证明了他的概念。

Turner 的竞选成为不公正的民主党人，如何击败民主党内崛起的进步派的典范。这表明，亲以色列、亲加密和企业利益集团可以在不被追究责任的情况下，将亿万富翁的资金投入民主党初选。

加密 + 以色列 + 亿万富翁 = 不公正的民主党人

不公正的民主党在这个周期的成功是将三大利益集团聚集在一起的结果：加密货币（包括 SBF 及其附属团体）、亿万富翁（其中几个支持特朗普）和 AIPAC 的附属捐助者。

除了马克 - 梅尔曼的 DMFI 之外，AIPAC

还创建了一个名为联合民主项目（UDP）的 PAC，该组织直接从 AIPAC 筹集了 800 多万美元。UDP 也成为其他想阻止民主党内左派崛起的亿万富翁的聚集地——甚至是那些支持唐纳德 - 特朗普的人，如 Robert Kraft、Bernard Marcus、Paul Singer。

SBF 和他的亲加密盟友是不公正民主党的第二站。SBF 在这一周期的主要政治工具是一个名为「保护我们的未来」的组织，该组织名义上关注大流行预防。「保护我们的未来」在民主党的竞争性初选中花费了 28,530,613 美元。此外，SBF 向一个名为 DMI PAC 的亲加密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 200 万美元，然后将这笔钱重新捐给一个名为 Web3 Forward

的组织，该组织在本周期花费了 4,663,333 美元，其中 83% 用于竞争初选。

不公正的民主党的最后一个团体是由亿万富翁瑞德 – 霍夫曼 (Reid Hoffman) 在本周期创办的，他是 LinkedIn 的联合创始人。根据他们的网站，「主流民主党 PAC 是作为唯一一个有勇气坚持捍卫主流民主党人并击败极端候选人的民主党团体而成立的，这些极端候选人的既定目标是『推翻』民主党。」他们的花费远远低于不公正民主党的其他团体，但对该团体的总体目标却更加明确。

不公正的民主党人团体没有一个在帮助民主党人战胜对共和党人做出努力，他们绝大多数精力都集中在帮助不公正的民主党人击败进步派的候选人。

政治行动委员会 ( PAC ) 在民主党初选中的支出比例是多少？

他们关注的竞选几乎都是在民主党的安全选区，因此，他们甚至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他们在努力确保一个更有胜算的候选人在竞争激烈的大选中击败共和党人，整个努力只是为了阻止选举左派的崛起。

我的分析显示，这些团体显然在战略上进行了协调：他们针对许多相同的竞选，他们互相提供资金，据说在一个案例中，甚至共享办公场所。

据《帕克新闻》报道：「主流民主党人与另一个追求特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共享工作人员、办公室和其他资源，以色列民主党多数派——尽管它的名字叫『民主党多数派』，但它一直专注于更广泛地击退自由派。现在，在霍夫曼的帮助下，有了一个新的品牌，这个团队正在变得更庞大。」

马克 – 梅尔曼的民调公司受雇于保护我们的未来、DMFI、Web3 Forward 和主流民主党人。

总的来说，梅尔曼团队在本周期内被不公正的民主党亿万富翁资助了 476,016.67 美元：

这五个团队之间的金融联系十分广泛：

在竞选上的协调相当广泛——从最引人注目的竞选，展示了由工薪家庭党 (Working Families Party) 和正义民主党 (Justice Democrats) 支持的资金充足的进步派，到不正义民主党 (Injustice Democrats) 投入大量资金，以碾压胜算不大的候选人。

至少有一个不公正的民主党团体，几乎参与了本周期所有的竞争性初选，包括：

Andrea Salinas vs. Carrick Flynn

Yuh Line Niou vs. Dan Goldman

Omari Hardy vs. many candidates

Jamie Skinner McLeod vs. Kurt Scharder

Marie Newman vs. Sean Casten

Rubin Ramirez vs. Michelle Vallejo

Sarah Klee Hood vs. Francis Conole

Alexandria Biaggi vs. Sean Patrick Maloney

Doyle Canning vs. Val Hoyle

David Segel vs. Seth Magaziner

如果任何人认为劳动人民应该在民主党中有发言权，那么公布不公正民主党的努力应该会让它们感到寒心。

最后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对于唐娜·爱德华兹 (Donna Edwards) 或杰西卡·西塞诺斯 (Jessica Cisernos) 这样的竞选，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没有「不公正民主党」(Injustice Democrats) 的大量资金，她们很可能会获胜。

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领导人是否认同「不公正民主党」的策略？

Sean McElwee convince 有没有说服 SBF 也资助一些象征性的进步派人士？如果有，为什么？